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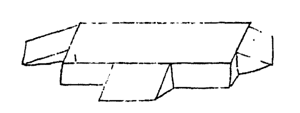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六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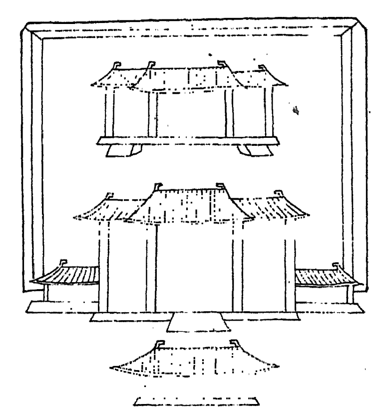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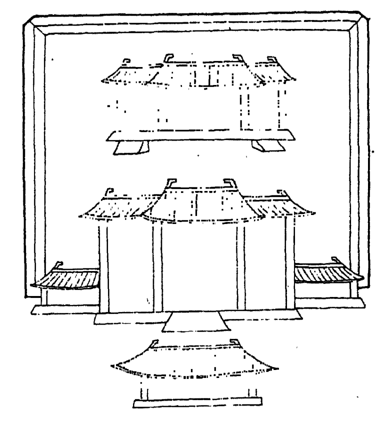
壇



墠

不遷之廟





壇

墠

祭法言王立七廟一壇一墠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鄭

氏曰天子諸侯爲壇墠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凡鬼者薦而不祭國語曰壇場之所

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墠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之設爲

其無廟而不忍忌焉此以仁行義也葢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墠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惟禘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廌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廌於太祖壇士之鬼廌之於廟此尤無據

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

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毁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毁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恠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毁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

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内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為祧所謂先君之祧

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毁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宫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宫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宫公羊曰武宫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葢武宫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毁故史記得以

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王者立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何也韋𤣥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也然則𤣥成以禘為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葢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

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為人後者為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於子祭於孫否葢為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為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為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為孝宣以兄孫繼統

為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廟位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何休曰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無據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

牖下而亳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大門東行至廟考之於禮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先儒皆謂在大門內其間有每門者諸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之旁有牆牆之中夾通門則祖廟以西閤門者三東行而歷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

矣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别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書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六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大寢　小寢

詩曰奕奕寢廟又曰寢廟奕奕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民有寢廟又曰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月令曰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詩曰寢廟奕奕鄭氏釋周禮謂寢廟繹繹相連貌也蓋古詩之文或作繹繹又春秋之時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遺象也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自此魏立二廟文武之高祖處士曽祖高皇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皇帝特一廟晉宋齊隋及唐皆一廟異飾非古制也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榖梁謂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晉語書大傳皆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斵之蓋椽之也傳曰大夫達棱士首本刻桷非正也天子之楹刮之而

飾以黝堊天子之桷礱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
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穀梁之言黝堊
則楹而已范甯以黝堊為黑飾誤也子貢觀魯廟之
北堂問於孔子彼皆斲耶匠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
材也蓋在貴久也魯廟如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
世禮廢趙文子之室斲而礱之僭於諸侯臧文仲管
夷吾山節藻梲又僭於天子

寢廟薦新上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為之殷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后賦之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含桃櫻桃也孟

秋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也此時魚潔美少儀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周禮𠭯人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詩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潛詩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既夕禮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漢惠帝時叔孫通者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菓之獻由

此與魏初高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
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
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
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
畢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
薦新之禮也後魏詔曰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
以仲月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章玄成
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

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韋彤五禮精義所説但設神座後漢詔書亦以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須時乃上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
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
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衣冠
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
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
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
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
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

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徼役于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氏曰廟祭此廟也隸僕祭祀脩寢祭義孝子將祭宫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然後夫妻齋戒又曰孝子將祭以修宫室以治百事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修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於

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寢廟薦新下

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漢及隋唐薦新不出神主韋彤五禮精義言薦新但設神座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有常月薦以仲月祭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

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魏高堂隆謂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薦新之祭也豈非惑於鄭氏之說然耶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唐禮使太常卿一人奉薦新物有司行事然薦非盛禮一之於廟失之太瀆有司行事失之太輕既夕禮朔月薦新不饋于下室檀弓亦曰薦新如朔奠古人之重薦新如此則躬薦可知

庶人祭於寢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曾子問曰無祿者稷食祭法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庶士府史之屬凡鬼薦而不祭楚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曰庶人食菜祀以魚又曰士庶人舍時

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鴈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與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内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昭穆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又曰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而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仲尼燕居

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昭穆雜記曰士不祔大夫祔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亦從其昭

穆之妾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春秋書大事於大廟躋僖公穀梁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

弗聽遂躋之左傳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曹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杜佑曰太祖于室中之奥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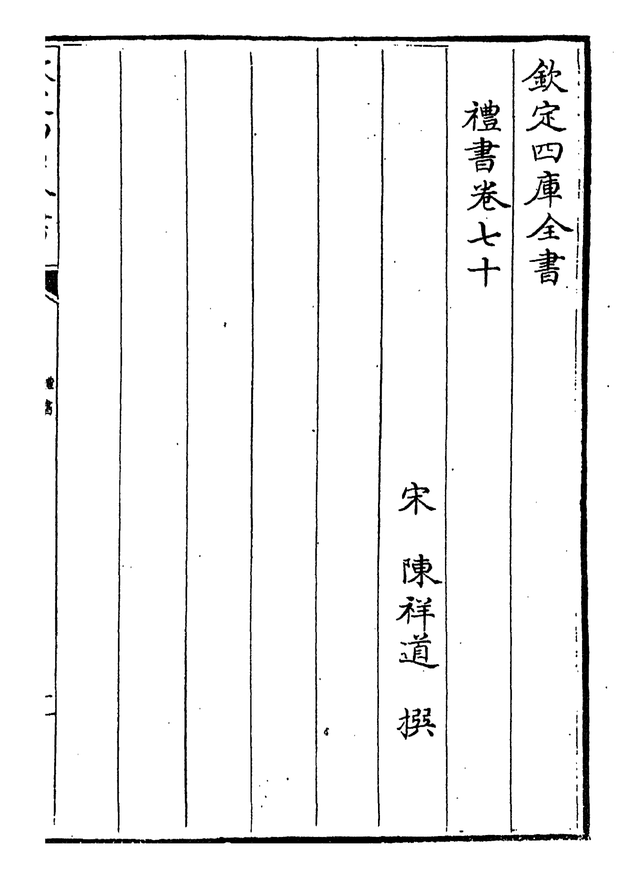
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面父子不並坐

父以明察下故曰昭昭如字晉諱昭字音韶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

以上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

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禮書卷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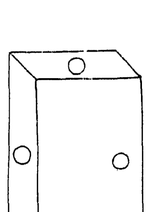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七十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虞主 主制不一今從何休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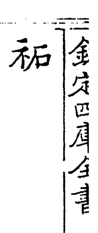
吉主

練主用栗刻而謚之以辨昭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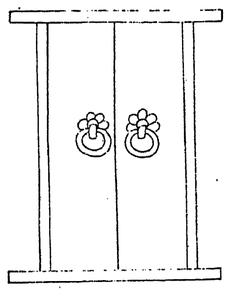
師行載主

遷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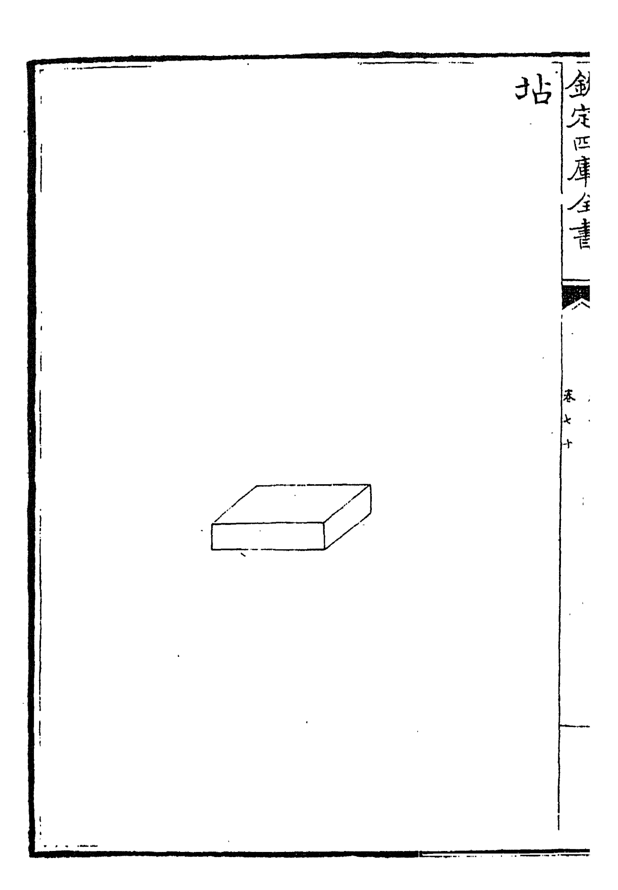
社主



柘



匰


拈

虞主 主制不一今從何休之說

吉主 練主用栗刻而諡之以辨昭穆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鄭氏曰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 杜子春曰匰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匰者共主以匰賈公彥曰以匰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匰即退摯虞決疑云石函中笥以盛主者也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

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耼曰崩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檀弓曰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

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二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練主用栗何休曰練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柏猶迫也栗猶慄也慄謹敬貌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周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質家藏於堂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有

練馬壞廟正義曰廉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内於西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范甯皆曰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云藏之西壁其説與衛氏同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祫祭者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反祏於西圃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正義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内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

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大戴禮五經異義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以備火災魏高堂隆曰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主之廟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於埳下韋玄成等議太上孝惠廟咸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寢園皆無復修奏可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皇

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晉志元帝神主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漢元帝時親盡之廟主瘞於園晉尚書符問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處七室坎中當别處陰室依禮處上太常賀循上曰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東晉元帝江左建廟主明帝之代有坎室者十也恭帝時廟坎室十八唐會要貞觀

二十二年許敬宗奏言皇祖弘農府君廟應迭毀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尊饗有所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合儀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祈享方諸舊議情實

可安引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宏從之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於室中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唐制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睿宗皇帝祧遷有期

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
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
睿宗皇帝主石室制從之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
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
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
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
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為之乎然則

左氏曲禮之説葢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逺荀卿曰喪事動而逺故將喪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徐邈王澤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鄭康成許慎謂大夫士無主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

吉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書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廟遷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爲石埳非禮意也按少

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埳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爲埳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師行載主

遷主

社主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社大司馬若大師則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鮀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路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

失之矣又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盖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王升舟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稷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禰行主也然則師行載

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孔頴達曰專社主載於齊車遷主亦載于齊車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社主示也石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蓋有所授之也王制曰天子

將出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用牲于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祓社后釁祖其行也前社而後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禰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祏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孔頴達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

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匰

司巫祭祀共匰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

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太祝取得主匰器即退摯虞

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然則匰笥類也

坫

坫者以土為之其別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

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餟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有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

在北陳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
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於坫特
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賓出公側授宰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
禮也鄭康成改康為亢非也

禮書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七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禘禮

北

昭　昭　昭　昭

毀廟之主

祖

東

西

祖之所自出

穆　穆　穆　穆

毀廟之主

南

祫禮

北

昭 昭 昭 昭

毀廟之主

東

西

穆 穆 穆 穆

毀廟之主

南

禘禮

祫禮

士虞禮曰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喪服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祫正義云若僖公以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于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而為祫祭此三年喪畢祫于太祖也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案僖公八年及宣八年皆有禘則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有祫是明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五年之中一禘一祫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鄭氏曰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

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宫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

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

詩雝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正義云毛於禘祫其言不明惟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爾雅曰禘大祭即云繹又祭則禘是宗廟之禘也禘大於四時小於祫然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是合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是祫大於禘也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為祫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也古者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正義云鄭作魯禮禘祫志其略云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

二年五月而吉禘閔二年春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却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明當異歲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經言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魯文公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有事於太廟仲遂卒

長發大禘也 大禘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正義云王肅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

烝祫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天子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

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

一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其

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

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

神之樂大司樂云黃鍾為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云人鬼謂后稷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王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其祼尊用雞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其

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

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武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以其禮煩難可以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逸禮記祫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備五齊三酒禘唯四齊

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

合祭高廟為常後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毁廟主而已謂之殷祭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表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

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説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令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令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令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閏無取三年

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唐陸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可知也鄭玄注祭法云禘

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祭者有四種耳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何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讐而鄭玄述之通於五經其爲誣蠧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五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于莊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譏其非時之禘又譏致于夫人也左氏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以寡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喪也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郊多失時又於諸公用禘禮也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礿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夏之四月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

春礿夏禘鄭氏云夏商時禮也又曰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王制云春礿夏禘鄭云商時禮也又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云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也詩周頌序云雝禘大祖也鄭云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祫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

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儒者私撰禮篇鬻之）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若此也）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

令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小於祫見毛詩雝什注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禰五年大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

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引文在下乖謬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為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

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

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祼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歎若非爲逆祀別致虧禮則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及非常變故乃云

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别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並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獘耳問者曰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信如鄭説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
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
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
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礿
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一
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
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

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問曰禘若非圜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太皡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太皡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又以禘祫俱大祭祫則於太廟列羣宫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

主文為穆列武為昭列已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予謂凡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似之說若信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義已上見葢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强生此義又何怪哉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獻祼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

享禘也禘以肆獻祼為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十二月八月喪未畢而祫且躋僖公焉非禮也

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禫而後祫僖公以十二月所少者四月喪畢也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士虞禮曰哀薦祫事虞而欲合於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於祫也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終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

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為禘可知此三年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其言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于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僖宫武宫襄宫此魯之失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之非禮蓋此類歟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祫及其高

祖是學士大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勲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禘可施於羣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祭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稀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

康成以配祖之禘為圓丘之祭以羣廟之禘為魯之正禮於是謂祫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祫後終則祫先禘後此不經之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孟獻子之言禘而從之以七月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夏張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祫之年月經傳無文禮緯與康成謂祫在三年張純謂祫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

有尊卑之義也祫以合羣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祫禘祫嘗祫烝為三年之祫而祫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兩岐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求禮經頗為乖失然則五年再殷之制可以不通計乎

禘祫下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廟之主舉矣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禘祫制云禘不及親廟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中祭之）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太祖后稷也）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

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其遠嚳顓頊之猶子鯀顓頊之子冥契之六世孫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

夏宜郊顓頊商宜郊契其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舜後虞思也）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杼少康之子）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高圉后稷十世孫）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後在夏

商爲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體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禮歟康成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祫大禘小

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脀又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有事不必非大

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祫而已王制之言祫

非三年之祫也

禮書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七十二至八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戴禹伋

禮書卷七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時祭之祫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商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祀

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詩頌雝禘太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葢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犆

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孔穎達云皇氏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為之又云三時祫者夏秋冬或一祫焉按禘祫志云祫於秋於冬於夏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

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士虞禮曰薦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

祀爲小禮矣葢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月祭時享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

廟為祧祧有一為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

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兩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爲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又曰閏

月不以告朔然受朔于禰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説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也

三代祭時

夏　祭其闇

商　祭其陽

周　祭日以朝及闇

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書之大事于太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闇商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鄭氏謂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蓋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商以雞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

其本則祭之早晏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周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葢雞人告于宗伯宗伯告于王然後行事

天子諸侯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周官有大卜龜人占人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表記則曰天子無筮禮器言諸侯以龜爲寳表記則曰諸侯有守筮蓋天子主於龜而未嘗無筮諸侯主於筮而未嘗無龜鄭康成謂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此皆指其所主者言之也周官凡祭祀之禮肆師於卜日宿爲期大宰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大史與執事卜日郊特牲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宫龜筴傳曰王者發軍行將必鑚龜廟堂之上以決吉

凶儀禮特牲少牢士冠皆筮於廟門之外士卜葬亦於廟門之外則人君卜於禰宫之内大夫士筮於禰門之外也鄭氏釋士冠禮謂筮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失之矣考之於禮大夫士有筮無卜筮則有筮史卜則請於君故臧氏居蔡孔子所譏駟乞請卜子產弗與則士又可知矣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少牢大夫朝服而祭亦朝服而筮特牲士冠端玄而祭亦冠端玄而筮則卜筮之嚴與祭同也然大夫士筮則主人西面筮史亦

西面天子之卜則易南面天子北面何也北者正陰之位西者少陰之方天子求兆於正陰大夫士則求兆於少陰而已猶之天子藉於正陽之南郊諸侯藉於少陽之東郊也然天子之卜易雖抱龜南面受命及其卜也亦北面覲士喪禮筮宅筮者南面受命然後北面筮之則天子之卜蓋亦然也士筮宅以筮而卜日又以龜豈非請於君乎

卜郊

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則周之始郊乃周正月之郊也周正月之郊以冬日至則非始郊者用辛矣家語曰冬至之月用辛此王肅傳會之論也春秋成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一年五月辛丑郊哀元年四月辛丑郊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考之於禮卜筮不過三則僖襄之四卜郊成之五卜郊其為非禮與强可知也然詩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輅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啖氏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此說是也穀梁謂自夏正月

至三月郊之時也皆卜上辛然考之儀禮少牢饋食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曲禮曰旬之外曰遠日是古人踰旬則卜未聞踰月乃卜也社用甲郊用辛者甲者日之始辛者乾之方生物者社也故用甲成功者天也故用辛鄭氏謂用辛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若然是祭祀之卜日其義不在神而在人也公羊傳曰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魯郊以周公之故不為非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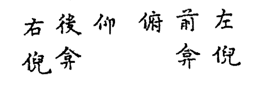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七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六龜



西龜左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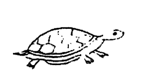
東龜前弇

天龜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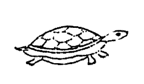
地龜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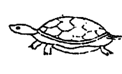
南龜後弇

北龜右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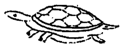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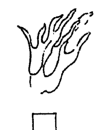






燋

楚焞



卜法用龜之腹骨

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
秋灼前右
冬灼後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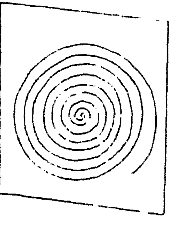
筮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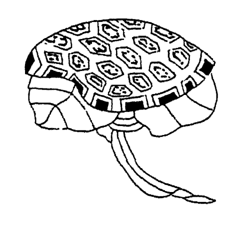
著櫝

畫交木

卦板



繫幣



六龜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雅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龜俯者靈仰者射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

若龜策傳八龜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然則爾雅所謂射即繹屬也鄭氏釋玉藻卜人定龜謂靈射之屬蓋射與繹同不類即靁屬也不若即若屬也天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首然也東龜前弇南龜後弇皆其甲然也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其色則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

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黑此所謂各以其方之色也樂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寳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頿也千歳之龜青頿然則六龜之色葢亦視其頿而已其長則逸禮天子龜尺二寸龜策傳曰龜千歳乃滿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寳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也

凡龜取以秋攻以春龜人秋獻龜魚月令季夏登龜取黿鄭氏謂月令似誤其藏有室鄭氏曰六龜各異室莊子曰楚有神龜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龜策傳曰高廟中有龜

室藏內以為神寶其釁有時龜人上春釁龜月令孟冬釁祠龜策鄭氏曰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秦以十月建亥為正欲以歲首釁龜耳奉之必襲而曳踵執玉龜襲舉前曳踵奠之必端而辨其首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儀禮或南首或西首是也卜則腹骨灼則四體鄭氏曰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部高春骨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而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蓋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喪祭之事輕於大貞則眡高命龜國大遷大師輕於喪祭則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考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示高乃坐命

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太卜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於卜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圜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互文交錯以成列宿

燋

楚焞

卜法

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士喪禮將葬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布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宗人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席于闑西閾外主人北面免經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盖燋炬也龜策傳曰上先以造灼龜徐廣曰造音竈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焌亦謂之楚焞楚其材也龜筴傳曰灼以荆焞其體也鄭氏曰焌讀如戈鐏之鐏

則焌之狀可知契其用也焌與焞其名一也契與作其義一也士喪卜葬始則卜人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楚焞置于燋在龜東以龜奠也既而奠龜西首燋在北以占者在南也掌共燋契謂之菙氏者鄭氏曰燋焌用荆菙之類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占人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書曰惟洛食又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鄭氏注大卜引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尅

蓋其所傳者異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占龜之法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小大坼有微明雨霽蒙驛克其兆狀然也君占體然後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卜其事序然也書曰體王其無害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儀禮卒筮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旅占卒進告吉主人先視卦體然後旅占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有玉兆瓦兆原兆而洪範占者必三人士喪禮占者亦三人先儒以為三人所以占三兆也於義或然然玉藻卜人定龜即占坼

也而鄭氏以為定所當用之龜卜師作龜致其墨則後墨也而孔氏以為先墨畫龜乃灼之其說誤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策傳曰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又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劉向曰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然則蓍龜皆以久而後可用也龜後為動物而屬乎陽故知象蓍植物而屬乎陰故知數屬乎陽

者其長或尺二寸或八寸成之以陰也屬乎陰者其長或九尺或七尺成之以陽也大戴三正記曰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考之儀禮特牲饋食筮者坐筮少牢饋食筮者立筮鄭氏云卿大夫蓍五尺立筮士之蓍短坐筮由便也推此則天子諸侯之蓍其長如大戴之說信矣周禮上春釁龜相筮月令孟冬則釁龜筴周秦之法異也鄭氏曰蓍龜歲易然龜策傳曰夏商欲卜乃取蓍龜已則棄之周

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則所謂相筮者擇其不可用者而已非歲易也

蓍

筮法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馬融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有九轉運而用也荀爽曰卦各六爻六八四十八爻加乾坤二卦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

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意以謂萬物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其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其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一爻有三變初揲不五則九再揲三揲不四則八九八為多五四為少三者俱多為老陰二者俱少為老陽兩少一多為少陰兩多一少為少陽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

四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日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蓋大衍之數五十天地自然之數也虛其一以為本實其四十有九以為用分而為二以象兩陰陽也掛一以象三陰陽與陰陽之中也陰陽變而為四時四時歸奇而為閏天道之變不過四而易之所營亦如之以至十有八變而後成卦則每爻各三變矣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則卦於三代之前固已重矣揚子曰文王重之為六十四愌也古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筮咸作筮商為筮咸後世有神筮季咸蓋祖其名耳九簭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龜之八命也鄭氏以巫為筮以九筮況八命而已事釋之不可考也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卜筮故舜禪禹武王伐紂而卜筮兼用書舜曰龜筮協從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春秋左氏傳曰筮襲於卜武王所用也

此所謂大事大疑者也降於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若筮而已然太卜凡小事涖卜則小事亦卜矣記曰大事有時日用卜小事無時日有筮葢此所謂大事者小事之大者也小事非不用卜以用筮為主耳禮先筮而後卜春秋之時魯桓公卜成季之生晉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卜而後筮何也物生自幽之手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筮自明求乎幽故先筮而後卜後世先卜後筮失之矣

著韇

畫爻木

卦板

士冠禮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鄭氏曰韇藏筴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　士喪禮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特牲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少牢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命之史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

執櫝次擊筮乃釋櫝立筮吉則史櫝筮龜之蔵有櫝蓍之蔵亦有櫝龜櫝以木蓍櫝以革未筮則筮者執筮抽上櫝以聽命將筮則抽下櫝左執筮右兼櫝執之以擊筮筮者及筮則釋櫝既事則櫝筮士冠士喪筮有櫝而特牲不言櫝少牢言上下櫝而士喪不言下櫝互備也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以告

士喪筮宅筮人指中卦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卦執卦以示命筮者乃旅占特牲饋食筮者即席西南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少牢饋食筮者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每爻畫地以記之六爻備書於板筮者常在右卦者常在左大夫以上筮者立卦者坐士以下筮與卦者皆坐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卦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卦以木是也書卦以板少牢所謂卦于板是也古

之筮法見於春秋多矣有以前卦統後卦有以後卦斷前卦有兼二卦有止一卦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觀坤下巽上否坤下乾上變觀之六四為否之九四則是風為天於坤上矣其吉在於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崔杼筮娶遇困之大過困坎上兌下大過巽下兌上變困之六三為大過之六三則是夫從風而不可娶矣其凶在於困于石據于蒺蔾此以前卦占之也魯桓公筮季友遇大有之乾大有乾上離下變離之六五為乾之九五乾為父為君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其吉在于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以後卦占之也畢萬

筮仕遇屯之比屯震上坎下比坤上坎下變屯之初九為比之初六其吉在於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莊叔筮穆子遇明夷之謙明夷離下坤上謙艮下坤上變明夷之初九為謙之初六則是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其凶在於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此兼二卦占之也秦筮伐晉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筮與楚戰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止一卦占之也然禮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故以私志而問者兆不必應若

魯穆姜居東宫遇艮之隨其繇元亨利貞無咎南蒯筮叛遇坤之比其爻黄裳元吉皆卒以凶此又吉凶在人也

繫幣

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曰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鄭康成曰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啟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是命龜書然經言凡卜筮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則繫幣於龜筴矣當從杜子春之説為正

禮書卷七十三